

楔子

1

碧河鎮的時間大概是從北宋便凝固了，比如清晨水邊遙相呼應的擣衣聲，比如這裡嫁娶依舊以生辰八字為憑。鎮子北邊的梅花村是個古村落，碧河剛好從村子中央穿過，白色的鷺鳥在河邊起起落落。即便你沒有來過潮州，也大概會在遊客拍攝的照片裡，看過梅花村的陳氏宗祠和碧河書樓，這兩棟建築隔著池塘遙遙相望，特別是在落日餘暉之中，那些斑駁剪影和粼粼波光，就如洞簫與古琴，共同奏響時光的樂章。

碧河古鎮不大，梅花村更是古鎮最小的一個村落。北宋時陳家始祖來到此地，但見滿山的梅花盛開，心情大悅，於是定居於此，精心佈置了“一池隔兩厝”的風水。池塘叫梅花池。大厝是宗祠，敬祖先，敬過往；小厝是書樓，求功名，求未來。始祖有兩個兒子，大兒子葬在梅山西側，也就是日落梅；小兒子葬在梅山東側，則是日升梅。兩個兒子就是兩大房頭，大房守宗祠，二房守書樓，也就成了祖上定下的規矩，日升日落不能忘。村民對於房頭的區分，彼此非常清楚。

梅山之下是碧河，碧河之水通過不同的涵洞水渠澆灌古鎮諸村的田地。故此梅花池並不是一池死水，而是與碧河水體相連的活水。連接河水和池水的通道，則是堤岸之下深埋的龍舌涵，涵口設有水閘。每個月開閘放水的日子，總有村民拉網捕魚，此前也有小孩喜歡到急流之中戲水，後來出了事，兩個男孩溺亡了，便被明令禁止，放閘時不許孩子靠近。反倒是在水流平緩的碧河裡，常常會見到大人帶著小孩游泳。所以梅花村的孩子無論男女，很少有人不會游泳。在梅花村，男孩成熟的標準之一是可以一口氣游到碧河對岸，而女孩子則從小就跟著母親在碧河邊洗衣服，她們會看著自己喜歡的男孩游到彼岸。

這是陳喬峰同代人的記憶，他從小就是橫穿溪流的那群男孩中的一員。而對於陳喬峰的母親周小英來說，碧河提供的是魚，她跟著父親在碧河上捕魚，再運到下游的半步村售賣。至於陳喬峰的阿嫲林雨果，她記憶中的碧河是通向大海的，她最親的人就是從碧河去往南洋，去往另一片陌生的土地討生活。在雨果阿嫲的講述中，她和其他幾個村民挑著鹽搭碧河上的渡船過河時，日寇曾在岸上對著他們開槍。子彈打中了她掛在胸口的觀音銀飾，她撿回了一條命。阿嫲命硬，命硬的人注定比其他人承受更多。多少年的風風雨雨，她穩如磐石巋然不動，支撐起了整個家。陳喬峰從孩童開始便清楚，陳家從來都是女人當家，相反，男人都沉悶無趣。作為木雕世家，阿公陳團結只會玩木頭，父親陳純鋼也只會玩木頭，到了哥哥陳無忌依然繼續玩木頭。陳喬峰被阿公視為孫子輩裡最具木雕天分的

孩子，說陳喬峰小時候手握毛尾刀的姿勢讓他想起他的父親陳雄振。也就是說，老祖公陳雄振也是一個玩木頭的。

少年陳喬峰一想到自己未來還得繼續玩木頭，他就無法忍受。從初中二年級開始，他便希望通過外出讀書跳出去，離開木雕，去學設計，把玩玉石。但在廣州工作不到一年，他最終還是回到潮州古城，回到熟悉的環境之中，這裡有滷鵝肉和單叢茶，以及吹過韓江那些帶著暖意的夜風。



2

今夜堂哥陳得海接親，陳喬峰是伴郎，負責開婚車。一切總算順利，迎親的車隊回到碧河鎮剛好是子時。車燈在黑暗中打開了一個空間，像是打開一個古老的秘密，卻又不便言說。

按照風俗，新娘踏出家門便不能回頭，寓意愛情堅貞長久；上了車便不能和新郎說話，以免婚後經常吵架；下車時新郎要撐傘，新娘子不能見天。諸如此類的細節，老人們反覆叮囑，讓陳喬峰記熟。“你堂哥緊張，這些細節你要在旁邊多提醒。”陳喬峰只是點頭，心裡也叫苦，新郎沒經驗，難道他就有經驗嗎？

回來的車上充滿了奇怪的沉默。與其他地方迎娶新娘熱熱

鬧鬧不同，潮州婚俗是深夜接親，非常安靜，大概是害怕驚擾了天上的神明。事以密成，在婚嫁之事上更是如此。新娘進門，沒有錯過時辰。房子裡燈火通明，新人吃完甜湯丸進了洞房，伴郎們才鬆了一口氣，相視而笑，圍坐在一起食茶，吃瓜子花生。

人來人往的庭院裡，一個身影突然出現在陳喬峰的眼簾，隨即那個熟悉的名字在記憶中甦醒：黃博琳。但他先假定不是，因為此前鬧過幾次笑話，打了招呼才發現認錯了。他很快又覺得不可能，黃博琳畢業後就回了新加坡。雖然她喜歡滿世界跑，但也不太可能出現在碧河鎮梅花村，概率太低了，這只能是幻覺。或許是看到人家結婚，他才會想起從前的女友。

第二日中午，婚宴設在碧河書樓的院子裡，大樹底下擺滿了紅色桌布的酒席，親戚們三五成群圍坐其間，小孩子穿梭打鬧，專程請來的大廚師在書樓另一側架起爐灶炒菜，門口鐵架子上的電視機播放著婚紗照視頻短片，喜慶的音樂縈繞著碧河書樓。那條老狗躺在音箱上面曬太陽，不時擺動尾巴。陳得海的父親在走廊的茶几旁沖工夫茶，他的旁邊坐著碧河鎮有名的神婆冰嬭，冰嬭正在對著錄像機說話，表情略顯拘謹。冰嬭是陳得海阿公的姐姐，陳得海喊她老姑。

“聽說我這個跛腳老姑以前喜歡你阿公，”陳得海對陳喬峰說，“你阿公娶你阿嬤之後，我老姑就無嫁人，伊落老爺。”

不過這個時候陳喬峰的注意力根本沒有在神婆冰嬭的身上，透過影影綽綽的人群，他終於是看清楚了，冰嬭對面那個

手持錄像機的女孩，確實就是黃博琳。更令陳喬峰驚訝的是，她已經可以用音調不太標準的潮州話跟老人們攀談。他聽到她的聲音，黃博琳也看到他，臉上的笑容便迅速消失了。在她身邊拿著手機拍照的是李啟銘，李啟銘將她引介給朋友們，在不斷變換聊天對象之後，他們終於來到陳喬峰面前：“喬峰，來來來，給你介紹個朋友，黃博琳，國內小有名氣的紀錄片導演，就是她拍攝了夏雨齋的民宿修繕工程，這部紀錄片還拿了一個國際電影節的金獎。”黃博琳小聲更正說：“是銀獎。”李啟銘似乎沒聽到，又指著陳喬峰說：“這是陳喬峰，我的好哥們兒，潮州木雕世家，好好的家業不繼承，畢業後自己開公司給人家做設計。哦對，他還做玉雕設計，能做非常漂亮的首飾，你們女孩子一定會喜歡。”

黃博琳臉上的笑是突然出現的，像手電筒的光照到他的臉上，讓他迷惑，讓他充滿疑問。她伸出手來，說：“幸會！”

他們握手。

時隔八年，足足有八年。陳喬峰內心翻騰計算著時間，卻說不出話來。除了歲月驚心的感慨，他內心還充滿了複雜的猜忌：她跟李啟銘現在是什麼關係？難道她已經嫁到潮州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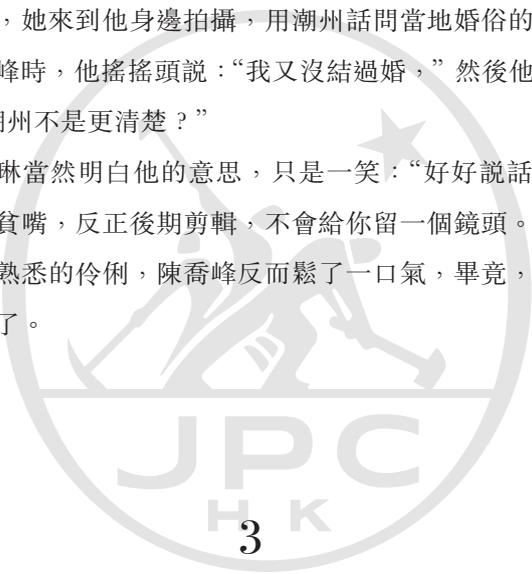
李啟銘這時候卻取笑他，平時話最多，現在看到漂亮女孩子就說不出話來，還說等一下婚宴結束之後要找他，有件事想讓他幫忙。陳喬峰點頭答應。黃博琳的目光很快從他這裡移開，去跟其他人說話了。

婚宴開始以後，大家開始喝湯，夾菜吃肉，婚慶主持人上

台說著什麼，沒聽清。她似乎沒怎麼吃飯，就像一隻蝴蝶飛來飛去，拿著錄像機到處拍攝。這頓飯陳喬峰也幾乎沒動筷子，他喝著飲料，不斷與其他人談笑和說話，但眼角餘光全在黃博琳身上。

終於，她來到他身邊拍攝，用潮州話問當地婚俗的細節，問到陳喬峰時，他搖搖頭說：“我又沒結過婚，”然後他反問，“你嫁到潮州不是更清楚？”

黃博琳當然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是一笑：“好好說話，多說點，儘管貧嘴，反正後期剪輯，不會給你留一個鏡頭。”話語間依然是熟悉的伶俐，陳喬峰反而鬆了一口氣，畢竟，她願意跟他說話了。



3

書樓婚宴結束以後，李啟銘帶著黃博琳找到陳喬峰。他們打開車後廂，取出一件木雕，說這本來是準備在婚禮現場送出的結婚禮物，卻因為路上一陣顛簸，不小心折了一小塊木頭，只能讓陳喬峰幫忙修一下，回頭再給人家送去。八年之後，陳喬峰重新見到前女友黃博琳，這個在新加坡長大的華僑女孩開口讓他幫忙。她的這個忙，竟然還是讓他玩木頭。

“我路上就跟博琳說了，這事找你就對了。”

“對什麼對，我現在的主業是玉石設計，一把木雕刻刀都沒有。”陳喬峰想到他們剛才一路過來說說笑笑就來氣。

李啟銘也不知道陳喬峰怎麼突然這麼大火氣，依然笑嘻嘻，眼睛望向陳氏宗祠的方向：“你爸和你哥，這個時間應該都在祠堂裡幹活兒，你帶我們一起過去，借工具給我們修一修就好啦。”顯然他來之前已經想好了所有對策。

陳喬峰這時才看了一眼木雕，那是一件石榴多籽主題的木雕，不是機雕，看得出作者的構圖頗具匠心。再細看，果然有一片葉子折斷了，位置剛好是受力點，非常顯眼，如果不修，整件木雕就廢了。

見陳喬峰呆呆出神，黃博琳在邊上突然說：“到底能不能修？能修的話掃二維碼，加微信，不能修我們找別人。”

“能，一定能，你手機打開，我掃你二維碼。”

“修好再加。”

李啟銘在旁邊見狀，不禁笑出聲來：“喬峰大俠，沒想到你也有今天。”

八年前他們開始談戀愛那會兒，神舟七號飛船剛剛升空，陳喬峰用的手機還是諾基亞，微信還沒有誕生，高鐵潮汕站也還沒有通車，那彷彿是另一個時代。那年夏天，陳喬峰研究生一年級的暑假，日子無聊，為了湊夠換手機的錢，他跑到廣州一家游泳館裡當教練。作為碧河邊的游水健將，他對自己的水性非常自信。然而游泳池裡的蛙泳和仰泳卻有自己的動作標

準，相比之下他游泳的動作一點都不科學。系統和規範，這是城市的秩序。陳喬峰只能十分謙虛地表示自己可以從頭學起。老闆看他還算誠懇，先讓他到淺水區教小孩子閉氣，輪班的間隙讓一位教練指導他蛙泳。陳喬峰悟性好，也刻苦，只用了幾天時間便掌握了要領。

黃博琳讀大二，暑假出來學游泳，成為陳喬峰學會蛙泳之後的第一個客戶。黃博琳見到陳喬峰，第一個問題是：“聽老闆說，你會說潮州話？”

陳喬峰迷惑地點頭。

黃博琳說：“喝茶怎麼說？”

“食茶。”

“新年好怎麼說？”

陳喬峰用潮州話說了。黃博琳點了點頭，又問：“你的潮州話標準吧？”

“差不多，不能說十足十，也九成九。”

就這樣，那個夏天，陳喬峰帶著黃博琳游泳，游泳班下課後，便陪她在廣州的各所高校裡面瞎逛，邊逛邊教她說潮州話。

潮州話八個聲調，高低起伏複雜多變，保留了先秦的古音，對不會說潮州話的人來說，簡直就是一口加密的外語，也是潮州人辨認彼此的接頭暗號。只要聽到潮州話，便知是“家

己人”^❶。在廣州讀書和工作，陳喬峰領受這種同鄉網絡的情誼，同時也在心裡保留著一絲警惕，畢竟同聲可以相應，卻未必能同氣相求。就如工夫茶三隻茶杯均分茶色一樣，潮州人用自己的方言劃分“家己人”和外地人，也將自己困在不能失衡的茶杯裡。

黃博琳喜歡拍照，陳喬峰就成了她的模特。有時候陳喬峰也給她拍，但多數時候黃博琳不滿意。一場大雨將他們都淋濕了，於是故事就這樣開始了。陳喬峰一直不敢告訴她，這場持續三個月零九天的戀愛，其實是他的初戀。那些日子，黃博琳常穿著一雙白色的帆布鞋，非常好看。一直到分手半年以後，陳喬峰想起那雙白色鞋子，鼻子還是酸的。他並不喜歡自己這樣，他明白這樣一段感情，跟校園裡其他無疾而終的故事一樣乏善可陳。但他清楚地意識到，和家族裡所有懦弱的先輩一樣，他大概受到這樣怯懦基因的鎖定，這輩子注定沒什麼出息。

他問黃博琳為什麼要學潮州話，黃博琳說，她只知道曾祖父那代人是從潮州搬到新加坡的，但後來因為各種原因斷了聯絡，唯一的線索只剩下一封家書，信封裡還附有一張黑白照片，信息太少，甚至都不知道是哪個鄉鎮。父母數次回來尋親，但都因為語言不通最終毫無所獲。所以她打算學會潮州話，想辦法找回親人。

❶ 自己人。

“這樣？”陳喬峰一臉壞笑，問她，“我不會是你失散多年的哥哥吧？”

“你叫喬峰，別把自己當段譽了。”

喬峰和段譽都是金庸武俠小說《天龍八部》裡的人物。陳喬峰的父親陳純鋼做木雕活時，喜歡在旁邊放一台收音機，這個習慣已經堅持了幾十年。他每天不會錯過的節目是《潮語講古》，特別是講古師林江先生所播講的金庸小說系列，真是百聽不厭，以至於兩個兒子的名字都取自金庸的小說人物。陳喬峰也喜歡聽講古，他和李啟銘曾經有過一次討論，甚至認為最優雅和最有活力的語言，不在潮劇裡，不在潮州歌謠裡，而在以林江先生為代表的潮語講古師那裡。講古師保留了潮州話最為典雅和曉暢的部分，他們對音韻的把握達到了驚人的地步。

4

車在宗祠前面的廣場上停下來。廣場靠近梅花池的那一側並沒有栽種梅花，而是立著一棵巨大的鳳凰樹，遮天蔽日的那種巨大，也不知道它在這池塘邊生長了多少時日了。每逢過年或者重大節日，廣場鳳凰樹下總有英歌舞或“營鑼鼓”表演，人山人海，非常熱鬧。而到了秋收季節，這個廣場又成了曬穀